

## 从宋征舆“志喜”说起

沈教大

明末，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事儿，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当时，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，很少见到对吴三桂之举褒贬的言论，顾不及此。但也有闻吴三桂引狼入室消息第一时间“志喜”的人，此人便是号称“云间三子”之一的宋征舆。

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·幽兰草》与《倡和诗余》中的云间三子传，宋征舆，字辕文，华亭人，顺治四年进士，历官福建布政使左参议，尚宝卿，左副都御使。说明宋征舆是清朝的“部级”大臣。

据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》序说，陈子龙是被俘不屈死的，时年四十岁，时间是顺治四年；李雯死于同年，时年三十八岁，被逼仕清后羞死的；而就在陈子龙、李雯去世的同年，宋征舆兴奋冲冲地参加了大清的进士试，并荣登“黄榜”。三位同为“三子”不同命。更有意思的是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》的内封上的署名：[明]陈子龙，[清]李雯，宋征舆，把云间三子的壁垒居然分得很清。

在这且看宋征舆的诗。诗题《闻吴大将军率关宁兵以东西二虏大败李贼志喜一律》，今举其一：“将军追忆奔关迟，擐甲号天起义期。缟素一军皆死战，鲸鲵百万已成尸。英灵长啸燕山月，壮士悲歌易水时。总道中原愁左衽，却今江表定京师。”（《云间三子新诗合稿》卷八）。诗中“关宁兵”是西起山海关东至辽宁宁远（今兴城）一带防线上军队，是仿游牧民族组建的骑兵，号“关宁铁骑”。它由袁崇焕创建，吴三桂乃未代统

帅。“东西二虏”，即山海关以东的后金族，山海关以西的伪装蒙古军的后金兵。吴三桂所谓“借兵”，就是请后金多尔衮率“东西”二部进入山海关，合兵攻击李自成。

史载，吴三桂回军山海关，李自成率军（号称百万）攻击之，与关宁铁骑在一片石处激战，战酣，清兵突入，致李自成军一溃千里。“鲸鲵百万已成尸”，指意在此。

以我搜集到的有限材料，赞赏吴三桂引狼入室的，宋征舆是第一时间第一人，以我的能力，还未找到第二个。

读宋征舆的诗可见，他是把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的。只要灭了“闯贼”，就该“志喜”，至于清人坐了龙椅，只是个“愁”（中原愁左衽）字，而且未必是宋征舆愁，这从“总道”两字可以看出，何况朱家有人在江南“定京师”了呢。

此种观点，就不由我想起清末的刚毅，他的名言是“宁赠友邦，不予家奴”（清末刚毅语）。这且不说。

同样是大清朝的臣民，七年后，太仓的吴伟业也撰了一诗，歌行体的《圆圆曲》。此诗的名气比宋的“志喜”诗大多了，流传甚广，在此就不录全诗了。但从《圆圆曲》的表述来看，作者对吴三桂先降李（自成），后又引清兵入关的做法不是“志喜”，而是讽刺，“恸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天一怒为红颜”“妻子岂应关大计，英雄无奈是多情”，拆穿了吴三桂致多尔衮信中所说为君父报仇的谎言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两百多年后，光绪年间的生员王竹修（字养拙，号虚庵，清台中人），也以吴三桂向清借兵事撰诗一首，题

为《吴三桂借兵》：“此行勉效秦庭哭，岌岌孤城待授兵。策马出关终辱命，引狼入室太伤情。原期闯贼罹天网，岂料清军夺帝京。国破君亡谁可诉，恨无一剑送残生。”

王竹修的诗不见“志喜”意，也不全是浓浓的“讽刺”，只是说吴三桂借兵勉强可以说像申包胥的向秦借兵的忠，实际上呢，既“辱命”（违背了借兵的原意）又伤情（造就了引狼入室的局面），“闯贼”纵然“罹天网”，但大清已入主中华（清军夺帝京）。总之，吴三桂最好的归宿是一死了残生。这就有点怒意了。

前后三首诗相比，不论立场，从水平观，我以为宋诗较差，差在其诗四平八稳，既不见作者情绪的明显起伏，也无诗意的大波动，就像一部电影的片名《不动声色》一样。文似观山不喜平，诗也应这样。

原因我看很简单，就是他对战争的残酷并无切身的经历，没有切肤之痛。同样是“志喜”，杜甫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就灵动得多，为什么呢，因为杜甫几乎和百姓一样，亲历了血和泪的剧痛，他到过战乱中的长安，看到过春天长安的深深草木，陷入过见花溅泪、闻鸟惊心的心路历程，甚至惨到“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”的地步。所以他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就灵动得多，感情的起伏也大，初闻是“涕泪满衣裳”，随即“喜欲狂”，体现肢体语言上是“漫卷诗书”“放歌纵酒”，然后想象回家时的背景“青春做伴”和回乡的速度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（时杜甫家在洛阳），“从”“穿”“下”“向”，风驰电掣，“秒回”洛阳。

顺便一说“云间三子”虽负盛名，且诗的数量不少，仅新诗合稿就有九卷八百首。但传世之作鲜见，原因也许与“三子”的创作取向有关。依我浅见，他们崇尚的也许是汉晋（而非唐宋）的传统，不够通俗上口的缘故。

监督躬行教务，督教督学，治校有方，且训育多策，故学生中俊才辈出，一时间松江府中学堂成为江浙沪等地声誉卓著的学府之一。1908年（农历1907年12月）其首届毕业生被社会上称作秀才，姚鹤雏与杨孝述就是其中的文理双壁，垂名青史。姚鹤雏是南社“四才子”之一，一代词章大家和小说家，解放后任松江县副县长，而杨孝述是第三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，中国现代科学普及的奠基人和教育家之一，也是沪上鲜有的学者型的实业家。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做了小学教师，甚至校长，鼎助初等新式教育。

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，不久上海光复，松江旋即成立军政分府，谢葆钧任民政部长，兼佐教育。同盟会会员，回国后1911年任教松江府中学堂的李维翰（字芑香）佐立永建光复松江，任军政分府的编核科长，与朱叔建、蒋轼等成立松江政论会，创办《政论报》，任主编。故松江府中学堂发起组织驻松学生军，参加松江政论会，采集舆论，发表政见与督促政治进行。崇尚实事的谢葆钧离任后，校长一职由数理教师倪宗伊担任。倪校长重视学校管理与学生学业，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，提倡实验。之后校长一职由夏日琦、孙观澜先后担任。孙校长还将校内西侧荒芜之地建成室内操场。

1913年7月，松江府中学堂根据江苏省教育局指令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校，部分教员留任。其成立之初就有较完善的学科设置、校舍校具等，应得益于府中学堂。

这一寻访就是大半年。终于在大庙村找到沈爱娥和金红芳两位理想中人。一周里，两位老人废寝忘食地工作，迎来的却是连连失败，她们为此充满了自责，其中一人竟夜不能寐，不久生病住院……一个细雨纷纷的上午，全身湿哒哒的她们来到文体中心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说，想起来了！说完匆匆走进基地投入工作……

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她们对箱布的那种热爱和情怀，是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。

陈列室里，于友人的女儿而言都是新鲜的好奇的。她说，她曾在网看到一幅传世名画《姑苏繁华图》，画中的布行中有一处特地标出“松江加长扣布”（即叶榭箱布），听说箱布就出自松江浦南地区曾经最热闹的棉纺织中心——刷布弄。哦！原来箱布就是用这种织机织出来的！此刻，女孩对眼前的织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传承人示范、手把手耐心帮助下，她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感觉，后来可以咷咷地织作了，从她的笑容里，能感受到一梭一线中编织着她心中的美好。

我拿出手机，拍摄角度选在织机正前方的位置，对焦画面出现一束笔直的五彩经线，凝视久了，眼前的景物，幻变成了穿越古今的文化之旅……

## 生活茶座

盛庆庆 书

## 松江九峰和“九峰十景”

邢砚斐



松江的山，以九峰为著。而唐、宋之前，松江并无“九峰”一词。此说，始见于陆鹏南（字象翁，宋末元初华亭人）所撰《九峰清气集》。陶宗仪曾云：“长谷以东，通波以西，九山离立，如幽人冠带拱揖状。此九峰所以称也。”

将九峰评定次第，则出自元代诗人凌岩。凌岩，字山英，号石泉。宋代靖康年间，其先辈从河南开封南迁，徙居华亭，遂为邑人。凌岩的《古木风飘集》有“华亭杂咏”九首，将郡中九峰列序为：一，凤凰山，二，陆宝山，三，佘山，四，细林山（即辰山），五，薛山（又称玉屏山），六，机山，七，横云山（横山），八，干山（即天马山），九，昆山（即小昆山），凌岩将九峰逐一题诗，留下佳咏，被时人称作“山史”。

《正德松江府志》记曰：“陆宝山。本陆氏家山，界凤凰、玉屏之间，山多土少石，而土又美，人争取之，今夷为平陆。”又曰：“厍公山。在凤凰山南，与陆宝山隔溪对景。昔有厍公隐此，因名。”另据《光绪松江府续志》考证：“陆宝山。山在长生泾（今称长湘泾）。今尚存山石丈余。”玉屏山（薛山）在凤凰山西，厍公山在凤凰山东南。按此推測陆宝山的位置，大约是在今月湖北侧。因陆宝山已夷为平陆，即便尚存山石丈余，也难以称峰，后人遂以厍公山替补为第二峰。

松江九峰山上，均有不少名胜。而每峰“十景”的出现，时在清初。《嘉庆松江府志》将“九峰十景”详细予以记录，其后的府、县志及相关资料均以此为是，且沿用至今。《嘉庆松江府志》载明：“九峰十景”出自《九峰志》。

《九峰志》乃诸嗣郭所撰。诸嗣郭（1623—1682），字越臣，另字乾一，又字琴莊。号勿庵，别号松榦。幼时为徐方广弟子，陈继儒、董其昌见之，目为神驹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成进士，尚未殿试，即受江南奏销案牵连，遂绝意仕途，放情山水，自号九峰主人。诸嗣郭曾于康熙间主纂《青浦县志》。《光绪青浦县志》中有传。

其实诸嗣郭所撰的《九峰志》并未刊印。因诸嗣郭《九峰志》，书未竣，人已逝，仅留镌板二十七块。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后人诸联在《明斋小识》卷一“九峰志”中提道：其父曾见过未全之书，并摘录给他。今山中名胜多半磨灭，恐久而失传，于是将“九峰十景”整理记录下来。

《明斋小识》成稿于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《嘉庆松江府志》则刊刻于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。因此，府志“九峰十景”的记载，并非出自诸嗣郭《九峰志》，而是从诸联的《明斋小识》中转抄而来。

诸嗣郭自号九峰主人。其为松江“九峰十景”的构建竭尽心血，功不可没。史料称其：“倾囊中金，搜治岩壑，疏凿川沼，发奇剔隐。”诸嗣郭不仅将九峰山上的原有古迹一一加以修葺，并且筑造了许多新的景观。

据记载，诸嗣郭在凤凰山营建：一峰梧馆、费亭、拜石堂、东海亭、陶斋（即南村居）；在厍公山营建：二峰晴亭、放鹿亭、厍公庵、陆宝村屋；在余山营建：三峰静轩、陈亭、山月亭；在辰山营建：四峰隐庐、九峰草堂、招隐堂、鲈鱼亭、点易台、钵堂、勿庵、蠡庵、秋水庵、芭蕉庵、净土庵、长生庵、放生亭、镜湖草堂、万佛万仙廊、尚友堂（祀山中先贤）；在薛山营建：五峰吟阁、曹斋、学士亭、梅花庵（庵下种梅万树）；在机山营建：六峰琴斋、万花庵、平原村屋；在横山营建：七峰雪堂、只怡堂、醉花吟月之堂、常清静室、高视亭、可无诗亭及忠孝祠；在天马山营建：八峰竹楼、半珠庵；在小昆山营建：九峰突圃、玉山草堂、涌月台、玉光亭、七君子堂。

“九峰十景”即是在这些新、旧名胜中，遴选、归纳而成的。

也许是当初抄录匆忙，笔者见《嘉庆松江府志》所录的“九峰十景”有误，今对照《明斋小识》整理如下，以免讹传。

凤凰山十景：南村居、三星阁、来仪堂、摩霄壁、且止园、梅花楼、东海亭、山月轩、锦溪桥、芙蓉庄；

厍公山十景：棋枰石（旧志作“旗杆石”）并注曰：石在田中，为厍公弃处。旗杆不可弃也！）、洗鹤滩、藏书岭、鼓琴机、览德坡、采药径、白雪庵、放鹿亭、聚星崖、陆宝村；

余山十景：白云晴麓、香溪石径、罨黛旧园、洗心灵泉、标霞峻阁、昭庆幽居、道人遗迹、宣妙竹林、慧目双衣、征君旧隐；

辰山十景：素翁仙冢（有资料误作“素翁近冢”）、丹井灵源、洞口春云、晚香遗址、镜湖晴月、金沙夕照、义士古碑、崇真晓钟、五友奇石、甘白山泉；

薛山十景：景华桥、学士亭、苦节碑、兴云岭、宜晚堂、紫芝岩、仙人床、薛老庵、青莲池、梅花峰；

机山十景：吕公祠、吏部园、醉眠石、坎离泉、双蛟壁、鸡鸣岭、绿云阿（旧志作“绿云河”）。山中流水应称溪，河乃阿之误。阿，读ā，意为：弯曲处，与原文注解“旧多绿竹”相符）、真珠浦、醉花阁、平原村；

横山十景：白龙洞、联云障、丽秋壁、碧崇岩（旧志作“碧岩”），漏一“崇”字）、三冷涧、忠孝祠、黄公庐、得月桥（旧志作“得月塔”）。桥在清风禅院内，查资料未见横山有塔）、只怡堂、来谷潭；

天马山十景：一柱石、二俊堂、三高碑、双松台、餐霞馆、濯月泉、看剑亭、八仙坡、半珠庵、留云壁；

小昆山十景：白驹泉、红菱渡、紫藤径、杨柳桥、乞花场、玉光亭、揖山楼、七贤堂、神虎穴、涌月台。

## 家住新城

邬时民

搬到松江新城已经3年多了。此前，我久居上海老城厢，压根儿没想到会住到“遥远”的松江来，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过去最远的“郊区”就是浦江对岸的浦东，那时候叫作川沙县。当时的川沙，除了大片农田，就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。后来，一直未出过远门，也没到过松江。没来松江的时候，心里的感觉是这“乡下”地方比川沙远多了，肯定很冷僻。而搬离居住近70年的老城厢，是因为拆迁之故。之所以选择松江买房，是因为地段虽远，房价比市中心低多了，可谓性价比高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一卫百余平方米的房子，全额支付房款后，还可留下一笔资金在晚年“潇洒”享用。

由于年事已高，选房装修都由小女代劳了，等装修完毕，直接“拎包入住”。在去新居的路上，心里不免忐忑：“遥远”的松江适合我和老伴居住吗？来到新居，心结打开，心情豁然开朗。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松江新城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尤其是居室所处之地闹中取静，朝南一片开阔，极目远望，饱览新城之美；朝北是居民广场，俯视近看，尽收小区之景。

住了一段时间，对住所周边有了了解，得出这样的感觉：啊！到松江来对了，这里就是我和老伴养老最佳之处。君不知，小区对面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看病太方便。小区西面穿过马路，就是华亭湖，这是松江的一张名片，一颗明珠。漫步在湖畔，两岸风光景色尽收眼底，可感受到水在城中流、城在水中中央，怎不让人心旷神怡？小区北侧，开阔的中央绿化带，成了我和老伴

“方便”成了极不方便的事情，老城厢里大部分住所没有独立卫生间，全靠木制马桶或痰盂替代抽水马桶，一天至少跑一次倒桶站，有时不止，而在下水道旁洗刷马桶或痰盂是必备的“功课”，洗完马桶一只只靠在墙边等晾干的马桶，成了一道常规“风景线”。尴尬的还有老夫妻俩和已经成年的女儿一起蜗居不到11.5平方米的房间，只能搁置一张床，两个三个成年难以挤在一起。无可奈何只能向孩子的爷爷奶奶求助，让她每天住宿到爷爷奶奶家，直到女儿成家为止。

如今，当我坐在明亮宽敞的客厅里会客的时候，当我在书房里指尖在键盘上翩翩起舞的时候，脑海里时不时会浮现出现海老城厢蜗居狭窄弄堂房子的尴尬情景。回望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我深切感受到，泱泱大国正在孕育着厚积薄发的力量，松江新城之花也在不断绽放。

## 灯下偶拾

### 箱布情怀

何文权

那天，友人一家三口回叶榭转转，走进了箱布的艺术世界。

这里陈列着各种带有泥土气息的织造工具、织物、传统与现代艺术交相融合的文创产品，琳琅满目。友人一家被这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包裹。友人的妻子凭借出嫁前跟母亲学习的织作经历，一口气说出提花、平布、双纱、王十字等一连串箱布品种的规格名称。此情此景，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和兴趣。她试着坐到织机织板上，说以前学织布是使用两个脚踏板的织机，而眼前这台织机却是四个脚踏板，她虽然不会操作，但看看它，摸摸它，心里也高兴。她说，她至今还珍藏着母亲给她的压箱底织物。

四脚踏织造工艺相比常见的两脚踏织造工艺要复杂得多，它由几个系统的经纱和几个系统的纬纱共同构成，是箱布中的一个特色品种，俗称踏布，质地柔软厚实，纹样丰富多彩，耐磨耐穿，是做妇女上衣和儿童衣裤的上好面料。据当时东石村村民徐雪宝回忆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对江苏来叶榭走亲戚的夫妇，在和她擦肩而过的一瞬间，竟看中了她穿的那件由她自己织作、踏布面料制作的衣服，纠缠着硬要

我把衣服卖给他们。她拒绝。对方先出价三元递增到四元、五元，徐雪宝实在抵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，最终对方如愿以偿欢喜地而去。这踏布的精致可见一斑。

叶榭文体中心恢复箱布四脚踏织造工艺期间，曾在当地请来多位织作能手，由于老人们已经四五十年没有摸过织机，记忆已经模糊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后来有热心村民介绍叶榭周边地区几位织作能手，也未能达到目的，因而曾几度想放弃。几经周折，后来在王金英老人的帮助下，文体中心找到了当时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井凌桥村金秀琴老人。老人一口答应，由其女儿带着药品陪她前来，直到试织成功。几天里，老人躬身劳作，有时执意坐地指导，恢复难度超出了原来的想象。

箱布品种里还有一种三脚踏织造工艺，也称小提花工艺，很有特色，织物质地细洁，花纹细巧，表面纹路凸起，既可以做衣服面料，也可以制作毛巾，过去新娘子出嫁时作宾客礼品。遗憾的是，当文体中心想再次请老人“出山”，攻破三脚踏织造工艺难关时，新冠疫情暴发，不久，老人走了。于是又四处寻访三脚踏织造工艺的能人。

## 生活茶座

盛庆庆 书

</